杨雨说词

YangYu Shuo Ci

杨雨 著



宋

第三卷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杨雨说词

YangYu Shuo Ci

杨雨 著

第三卷

宋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录

宋

满庭芳(山抹微云) 秦观 3

鹊桥仙(纤云弄巧) 秦观 12

踏莎行(雾失楼台) 秦观 21

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 王观 30

半死桐·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 贺铸 39

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贺铸 47

兰陵王(柳阴直) 周邦彦 55

苏幕遮(燎沉香) 周邦彦 64

西河(佳丽地) 周邦彦 73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 岳飞 82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李清照 91

点绛唇(蹴罢秋千) 李清照 100

醉花阴(薄雾浓雾愁永昼) 李清照 110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李清照 121

声声慢(寻寻觅觅) 李清照 129
永遇乐(落日镕金) 李清照 138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李清照 147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李清照 156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李清照 165
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 朱敦儒 173
卜算子(驿外断桥边) 陆游 180
钗头凤(红酥手) 陆游 188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陆游 197
减字木兰花(独行独坐) 朱淑真 205
念奴娇(洞庭青草) 张孝祥 213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辛弃疾 222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辛弃疾 231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 辛弃疾 238
清平乐(茅檐低小) 辛弃疾 246
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 辛弃疾 255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辛弃疾 263
南乡子(何处望神州) 辛弃疾 271
永遇乐(千古江山) 辛弃疾 279

宋





满庭芳

秦观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秦观是北宋词坛最重要的词人之一，被认为是“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刘熙载《艺概》），在词坛的地位更在晏几道之上，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宋一代词人之冠”（李调元《雨村词话》），历来被视为婉约之正宗。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邗沟居士，所以他又常常被称为秦少游、秦太虚、秦淮海。少游词最大的特点，就像李清照评价的那样，“专主情致”，是抒情高手中的高手。我还想送给他一个绰号，那就是北宋词坛的“情歌王子”。这位情歌王子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这

首《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此词一出，立即传唱四方。秦观还由此得到了一个雅号，被他的老师苏轼戏称为“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的大名也更加响亮。在详细解释这首词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和这首词有关的小故事，因为这两个小故事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首词在北宋词坛到底有多火爆！

秦观的女婿范温是史学家范祖禹的小儿子。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达官贵人在家举办的宴会。范温年纪轻，也没啥名气，在宴席上完全没有存在感。可是范温却是个有心人，他发现宴会上贵人的一个侍女最爱唱的流行歌曲都是秦观所写之词，尤其是那首“山抹微云，天连衰草”连着唱了好几遍，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歌曲。他心里暗暗得意：自己的岳父大人可是流行乐坛的大明星！

不过，范温很有修养，别人不问，他也不张扬，端着酒杯饶有兴致地欣赏歌女唱岳父的词，一遍接着一遍，很是陶醉。过了好一会儿，那个歌女看到范温很欣赏很享受的样子，才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不知这位先生尊姓大名？您也喜欢这首‘山抹微云’词吗？”

范温这才逮着了好机会，他不慌不忙站起身来，高声回答道：“我就是那‘山抹微云’的女婿！”

话音刚落，举座哗然。不仅歌女连忙起立向他恭恭敬敬行大礼，



连在座的“贵人们”不约而同都站了起来:“原来先生就是秦学士的女婿!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来,我们敬您一杯。”

范温也哈哈大笑,这顿酒席尽欢而散。

第二个小故事发生在杭州。有一次,在西湖边上,当地的官员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在酒酣耳热之际,参加聚会的一位“公务员”随意地哼唱起了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不过,大概是喝多了的原因,他不小心将接下来的一句“画角声断谯门”唱成了“画角声断斜阳”。他身边不远处一位名叫琴操的歌女听到了,连忙小声提醒:“大人,不是‘画角声断斜阳’,是‘画角声断谯门’。”

这位“公务员”被人当众纠错,一时觉得很羞愧,下不来台。他斜着眼看了一眼琴操,装着醉意醺醺地说:“我知道是‘谯门’,我是故意唱成‘斜阳’的。你既然熟悉这首词,那你能将接下来的歌词全部改成和‘阳’字押韵的句子吗?”

琴操原本也是杭州数一数二的知名歌星,才华横溢,面对“公务员”的有意刁难,琴操并没有胆怯,而是抱起琵琶,轻启朱唇,随口就唱出了秦观的这首《满庭芳》,只不过所有韵脚都改成了和“阳”押韵的字: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空墙。　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这首词只改动了几个押韵的字,与原词相比,意境和情感都没有大的变化。这样一来,不但“公务员”消了气儿,满座的宾客们都热烈

地鼓起掌来。由此可以看出来，琴操即席改韵的机智与才华，更可见秦观的词深入人心的程度。难怪前人说这首《满庭芳》在当时简直是“唱遍歌楼”啊！

那么，这首词凭什么能赢得这么高的人气呢？我觉得它至少有两大特点：第一，写冬日之景，如图如画，萧瑟空灵；第二，抒离别之情，如歌如泣，凄美动人。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词一开篇就仿佛是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一幅水墨画卷：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远处的山峰上淡淡的云朵飘拂，好比是水墨画上轻轻涂抹的墨痕，枯黄的衰草仿佛一直延伸到天际。本来就是凄凉萧瑟的季节，怎经得住城外又传来了画角凄厉的声音。

画角是一种古代军中吹奏乐器，声音哀厉高亢，军队里面经常用来振作士气或者以警昏晓。日落时分，城门外照例吹响了号角声，越发增添了词人天涯漂泊的凄凉之感。谯门是城门楼，古时候是用来瞭望敌情的。在这里，谯门其实只是一个地点的暗示：到了城门边上，离别的时刻就在眼前了。

于是，如画的风景就此转入了凄恻的离情。“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白天喧嚣的渡口早已沉寂下来，词人暂时停下船，喝着苦涩的送行酒。“聊共引离樽”，请你尤其注意一下这个“引”字，不是“饮酒”的饮，而是引起的“引”，也就是连续不断地喝酒。“共引”，词人将要远行，送行的人和他一起对饮，一杯接一杯……“聊共引离樽”，不是说他的酒量有多大，而是借酒消愁的他们感情有多深——实在是舍不得分开。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才会让词人如此难分难舍呢？



当然应该是他的恋人。这首词是写在元丰二年(1079),秦观客游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的时候,三十一岁的秦观此刻正处于极度失意之中。因为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元丰元年(1078)夏天,秦观入京参加科举考试,途中到徐州拜谒苏轼,写下了"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的句子,苏轼也写和诗回赠,由此开启了他这一生与苏轼共荣共衰的师生情谊。可是,当年的秋天,秦观秋试不中,退居高邮,对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秦观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第二年夏天,秦观来到会稽做客。科场失意的秦观没有料到,在他客居会稽的短暂时光中,竟能邂逅一段美丽的恋情。这段恋情,温暖了他孤独失落的内心。"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在绍兴期间,秦观馆于蓬莱阁中,"蓬莱旧事"暗指他和一名歌女的缠绵爱情。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爱情世界当中到底发生过哪些难忘的故事,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会稽毕竟不是秦观的久留之地。当年岁暮,他就不得不离开会稽,继续为生活和前途而奔波,他只能压抑着内心强烈的眷恋之情,与善解人意的恋人依依话别。

在离别的人眼里,一切景物都会染上伤感的色彩,"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几句是整首词中写景最出色的地方。虽然这三句是化用了隋炀帝的诗句:"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但经过秦观的妙笔,尤其是通过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形式,让斜阳、寒鸦、流水、孤村这几个意象,产生了奇妙的"化合作用",勾勒出一幅凄美的远景图画。甚至还有人这么说:"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即便是不识字的文盲,一听也知道,这是天生的"好言语"。

恋人盈盈如秋水的眼神盛满了忧郁与眷恋,秦观不忍离去,不愿

离去，更不舍得离去，他暂时停下前行的脚步，与恋人再共饮几杯离别的淡酒。两情缱绻的往事，此刻却只能依稀在烟雾迷蒙的记忆中若隐若现。眼前的落日、寒鸦和缠绕孤村的流水，仿佛在静静诉说着令人黯然销魂的离情……

换头两个字“销魂”，将情绪直接推向了最高潮。南朝江淹的《别赋》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是离别最痛苦的情绪了。“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香囊、罗带都是贴身佩戴的东西，这里其实是指恋人的定情之物。恋人轻轻解下系在腰带上的香囊，作为爱情的纪念。虽然难舍难分，可是游子终将离去，徒然留下青楼薄幸的名声，又有谁知道游子内心的凄楚呢？

“青楼薄幸”化用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在别人看来，他们的相爱可能只是浪荡公子与青楼歌女的露水姻缘，可是又有谁知道，他们其实早已倾心相许，并不是逢场作戏呢？

“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此地一别，不知何时再能重逢，衣袖上仿佛还残留着泪痕，而小船载着游子渐渐远去，伤心回首时，高城渐渐消逝在泪眼模糊中。万家灯火点亮了昏黄的暮色，却点不亮游子心头的黯然神伤。

离别的伤感、深情的留恋、功名的失意、对前途的茫然、对天涯漂泊的厌倦，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催生了秦观这首经典名作《满庭芳》。一首词，仿佛是一幅凄美的画面，又仿佛是一段凄美又无法言传的爱情故事，如泣如诉，如梦如幻，在“情歌王子”秦观的笔下缓缓流淌，千回百转却又丝丝入扣。



也许正是因为秦观最擅长写爱情词，能够将细腻的感情写得凄婉动人，“秦观”这个名字几乎就成了痴情的代名词。一直到清代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还安插了这样一个重要情节，贾宝玉在秦可卿的卧室里午睡，秦可卿的房间自然是温馨雅致的，墙上还贴着宋学士秦太虚秦观的一副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宝玉睡着了以后，做了一个梦，梦见秦可卿带着他游历了太虚幻境，“太虚”就是秦观的字。在太虚幻境中，宝玉窥见了贾府那些女孩子们未来的命运。曹雪芹还借贾雨村之口，说秦观是富有天地灵秀之气的“情痴情种”，秦观简直成了文学史上浪漫与痴情兼具的一个文化符号。

正是因为秦观身上这种情痴情种的独特气质，自古以来更让女性读者为之痴迷疯狂。在北宋时期，被“情歌王子”的温暖情歌迷住的女孩子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据前人记载：“甚而远方女子，读《淮海词》，亦解脍炙，继之以死，非针石芥珀之投，易由至是？”（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序》）一首《淮海词》，让女读者反应如此之激动。

秦观的作品具有强大的魔力，仿佛是磁石一般深深吸引着女性读者，让她们油然而生深刻的情感共鸣，甚至还有女子不过是因为读到了他的词便深深爱上他，连面都没见过便不惜为他“继之以死”，那种痴迷的程度，可远远超过了如今的追星族的疯狂！也难怪秦少游在后代的文学作品中俨然成了多情才子的“形象代言人”，比如元代就有《王妙妙死哭秦少游》的杂剧。最有意思的是明代人还虚构出《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小说，硬是编出个莫须有的故事来，说苏轼将自己的才女妹妹嫁给了秦少游，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这样几次三番“以讹

传讹”，多情才子和美貌才女的美满姻缘满足了人们对爱情理想的追求，竟至于假戏真做，很多人将“故事”当成了“历史”，以为历史上真有个苏小妹嫁给秦少游的浪漫故事了。其实啊，苏轼根本就没有妹妹，当然更不可能将妹妹嫁给秦观了。但问题在于，苏轼有那么多得意门生和好朋友：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为啥别人就不瞎编苏小妹嫁晁补之、嫁张耒、嫁黄庭坚、嫁陈师道，偏偏只嫁秦少游呢？那还不是因为只有秦少游才是人们心目中多情才子，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的良好愿望：才貌双全的妙龄佳人，只有嫁了秦少游这样的多情才子，才真正算得上美满良缘，完美人生。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首《满庭芳》虽然是写于会稽，但即便是在交通、通讯都远不如现在发达的宋代，这首词还是迅速地传遍各地。连秦观最敬爱的老师苏轼苏老师，也尤其偏爱得意弟子的这首代表作，就像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价的那样：“回首处斜阳远眺，情何殷也！伤情处黄昏独坐，情难遣矣！”“少游叙旧事有寒鸦流水之语，已令人赏目赏心。至下襟袖啼痕，只为秦楼薄幸，情思迫切。坡公最爱此词。”坡公就是苏轼了。

【拓展阅读】

黄昇《花庵词选》：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



‘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

叶梦得《避暑录话》: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赞,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尝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在北宋词坛上，有两大男神是许多少女心里的“偶像”，一位是出身相门的贵族公子晏几道，另一位就是秦观了。不过，这两位男神的气质、个性差别还是蛮大的，晏几道性格清高孤傲，我觉得他是属于“高冷男神”那一类，可远观却难以亲近；而秦观似乎更偏向于“暖男”那一款，至少从他写的词来看，他就是一个阳光暖男。所谓“暖”，主要是指情感上的温暖、心理上的懂得、言行上的体贴。我想这样的暖男是绝大多数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伴侣吧？而最能体现秦观暖男气质的词，当然就是这首家喻户晓的名作《鹊桥仙》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



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是一首吟咏七夕的词，自古以来吟咏七夕的诗词非常之多，但是没有哪一首的名气能比得上秦观的这首《鹊桥仙》。我们在讲解诗词的时候，往往都会重点强调一下这首诗词的经典名句。可是秦观的《鹊桥仙》，几乎每一句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无论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还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又或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应该都是你耳熟能详的句子吧？

我一直认为这首《鹊桥仙》是一首很温暖的词，它反映的就是典型的秦观式的浪漫和温暖。直到今天，“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是安慰异地恋人最温暖的句子，也是支撑异地恋人熬过辛苦的两地相思、最终长相厮守的精神力量。只要两个人深爱对方，只要两个人的心始终在一起，那么暂时的分离是可以忍受的，因为爱情的巨大力量可以征服异地相思的孤独和痛苦。

那么，这首《鹊桥仙》描写的真的是一个关于异地恋的故事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段异地恋情的男女主角分别是谁呢？答案也显而易见。因为这一对男女主角每一个中国人都很熟悉，他们的名字是牛郎和织女。

其实，牛郎和织女本来是指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牵牛织女两星隔着银河相对，这本来只是自然的天象，可是浪漫的中国人偏偏为他们编织了一个浪漫的神话故事，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织女本来是天帝的孙女，她心灵手巧，特别擅长纺织，长年织造云锦，任劳任怨，忙得连梳妆打扮都顾不上。天帝可怜她的孤独，就把她许配给了